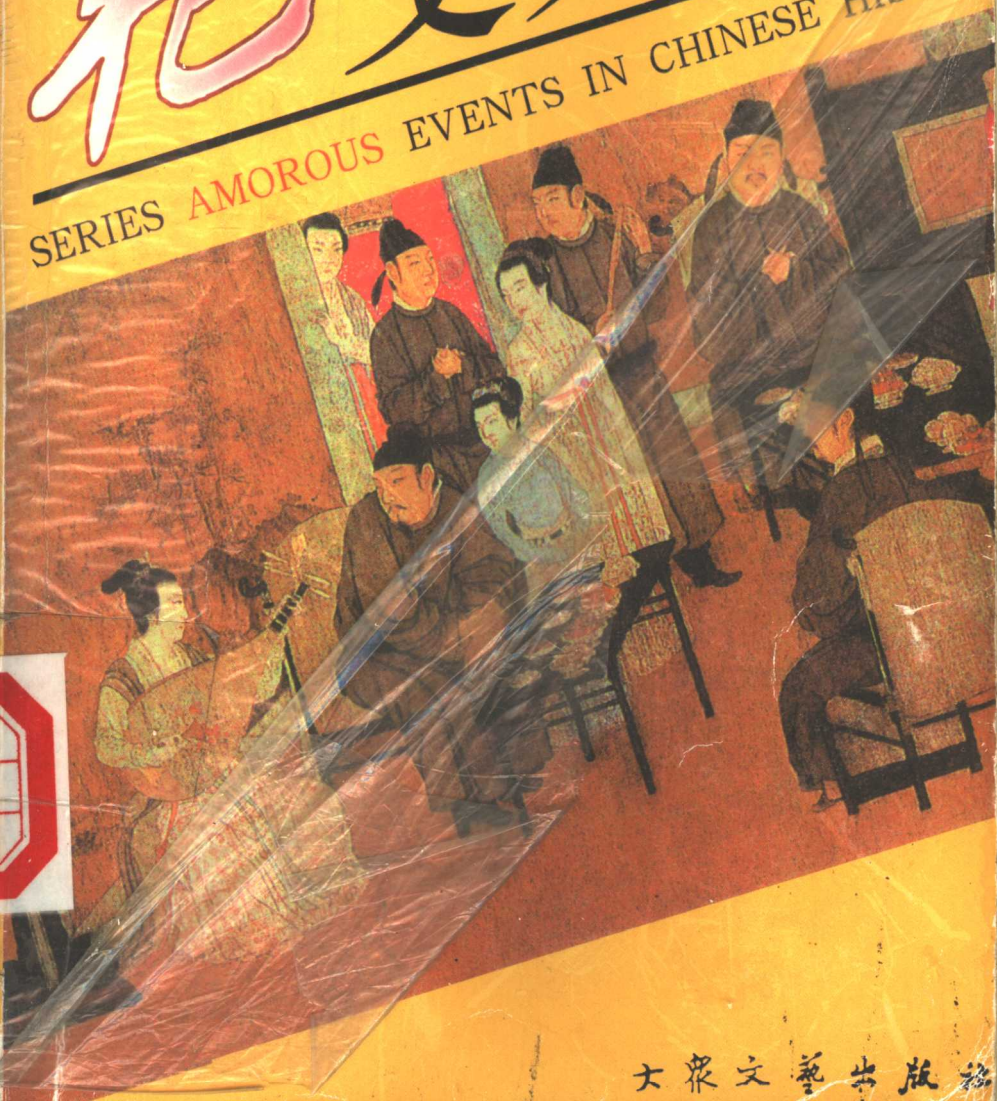


绝

中国古代史大系

SERIES AMOROUS EVENTS IN CHINESE HISTORY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山水系

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
山水分册



中国古代艳史大系

主编：彭诗琅

第三卷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宋代十八朝宫廷艳史

(民国) 李逸侯 著

浮生扰扰古今同，名利空余两袖风。
半夜短檠评俊杰，一樽浊酒数英雄。
虽然有国分南北，试问何人识佞忠。
三百余年宫里事，闲来都付笑谈中。

第一回

淡月疏星唐宗禘告 红光紫气宋祖诞生

似烟非烟般的微云，烘托着疏星淡月，益显得素光流绮，银汉参横。这时候铜壶玉漏已报三更三点，正是天寂人静，万籁无声。那后唐明宗李嗣源，忙整肃衣冠，与皇后出至御花园中。值日的内监早在光明亭上摆设香案，焚起御香。明宗与皇后便同至香案前跪下，对天祝告道：“生是胡人，因逢世乱，遂被群众推为中原之主，暂承唐统。自担负重任以来，日夕兢兢，自顾无德

无才，实不足以君临天下。愿求上天早生圣人，为斯民作主，拨乱反正，复归治平。”明宗正在祷告，只见陡起一片红光紫气，霎时间把个洛阳县夹马营笼罩住了。明宗一见，满心欢喜，晓得自己的诚心已感动上苍，呈此异兆，定已产生圣人了。于是与皇后叩头起来，一同回宫安息不提。

原来唐朝末年王纲不振，一切大权尽外操于将帅的掌握；皇室日益衰微，天下日益纷乱。起先，这些拥握重兵的将帅不过是左右朝政，专擅一切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对于唐朝的正统，还是大家维系着。后来，朱温头一个大胆自己做了皇帝，把唐朝列祖列宗递嬗相承的正统斩绝，改称梁朝；便引起李存勖、石敬瑭、刘知远、郭威一班人，大家抢着来做皇帝了。于是所谓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、吴、南唐、前蜀、后蜀、南汉、北汉、吴越、闽、楚、荆南这五代十国，便前仆后继，此争彼夺，各争一时一地之雄长。可是这些朝代、这些皇帝，或是起于盗贼，或是出自戎狄，都是一时侥幸之幸，得做皇帝，南面称尊，并无一个能够澄清海宇，统一中原的。而且刚一立国，便起亡国之祸，享国最长久的亦只得十有余年，短促的不过三四年便灭亡了。弄得兵戈扰攘，六十年间，差不多没有一天宁息的日子，生灵涂炭，达于极点，所以欧阳永叔便称这个时代为“天地闭，贤人隐”的时代。

当时那个后唐明宗虽然是个胡人，却是生性纯正，仁爱待人。他看着这种乱离的惨状，便十分痛心；因为自己没才能去治平它，故采用祈祷的法子，求天生下圣人来，拯救百姓。真是他一诚感天，万民有幸。经他每夜在御花园与皇后向天祈祷，夹马营内赵弘殷府中果然生下一个奇异的香孩儿，长大来为世教星，开宋朝三百年基业。怎么叫做香孩儿呢？因为他诞生的时候有红光满室，紫气盈轩；遍体现出金色，异香围裹，旬日不散，所以便叫做香孩儿。这个应运而生的香孩儿，不但是生的时候有这样的异征，而且他的家世也是世代官宦，不同微贱。祖籍涿州，高祖名做朮，在唐朝做过永清、文安、幽都三处的大令；曾祖名做

珽，历官藩镇、兼任御史中丞；祖名做敬，亦历任营、蓟、涿三州刺史，都是很有政声的。父亲名做弘殷，骁勇善骑射，在后唐庄宗时曾留典禁军，甚为同朝所推重。母亲杜夫人，是定州安喜县杜三翁的女儿，治家严毅，极有礼法。杜夫人头一胎生得一位公子，名做匡济，不幸夭折了。第二胎生的便是香孩儿。当香孩儿出生的时候，赵弘殷正在明宗驾下做从军指挥使，奉着圣命，提兵要随天雄节度使石敬瑭赴閬州征剿閬州节度使董璋。忽于出征的前一夕获此佳儿，夫妻二人欣喜自不待说。赵弘殷就唤香孩儿名做匡胤。

自来非常之人，生小就能做非常之事，所以赵匡胤儿时，也就行径特异。他每常与群儿嬉戏，便喜排兵布阵，自为大元帅，指挥群儿做些战守攻取的形状。及至少长，出入营中，他便专事舞刀、击剑、射箭驰马；又生成豪杰情性，雅好结交那些勇武少年。不数年间，赵匡胤豪放之名就传闻得遐迩共仰，都想一见为快。有磁州的韩令坤、太原的慕容延钊，这两个也是豪放不羁，五陵年少，听说道赵匡胤的大名，便不约而同地来到洛阳，拜访于他。三人相见之下，言投意合，顿时成了莫逆之交。每日约到一处，或是较量技击，或是比赛骑射，或是对茗讲古，或是把酒谈兵，甚而呼卢喝雉，镇日纵博。总之，他们三个日逐必定要一同弄到大家兴尽，才肯各自散归。本来在洛阳不少裘马少年，赵匡胤一出来，就大家前簇后拥地追随着他，惟他马首是瞻，一起游玩。今又加上韩令坤、慕容延钊两个来帮助着，把个赵匡胤更抬举得声名日大，交游日广了。就实际讲，赵匡胤当时在诸少年中，也着实推他是个出类拔萃的：论武艺是他最为精绝，论见地也是他独胜一筹，就是凡百游戏，也是他能够层出奇计，所以这班少年推他做为领袖，原是当之无愧的。

然而人类至不齐，所谓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凡是被人推崇的人，同时也就是被人嫉妒的人。赵匡胤既然这等人推崇，自然也就不能免有人要来嫉妒他了。诸少年中有一个叫做史怀才

的，最是个量小好胜的人，因为每事都不能赶上赵匡胤，心中已是十分的不乐意；又见赵匡胤被众人推崇得像天神一般，不由得越加气不过起来，便存着一个嫉妒他的心思，要想设法害他一下，出出自己一肚皮忿气。碰巧这日史怀才家里，从塞北得来一匹高而且大的黄鬃马，甚是劣性，无人能制伏得住这匹马。史怀才想道：这匹马倒是赵匡胤的好对头，我何不就牵它去骗他乘骑，害他跌一个筋斗，至少也使他受点痛苦，落得大家笑话一场。心中计算已定，便走到马厩中将那马牵出。他也不备鞍鞮，就牵着一径往赵匡胤一班人日常会集的地方来。

真也凑巧，史怀才牵马走不多远，正遇着赵匡胤与韩令坤、慕容延钊一班人，都骑着马并辔争驰而来。赵匡胤一马当前，看见史怀才牵着这么雄壮的一匹好马，便将自己的马勒住，含笑对史怀才道：“你这马是几时得来的？怎么不备上鞍鞮乘骑呢？”史怀才答道：“此马是新近从塞北买来的。因为它十分劣性，没有人驾取得住它，所以不敢去乘骑。适才它在马厩中嘶闹的紧，所以我牵它出来溜散溜散哩！”赵匡胤便仔细将那马端详了一会，又对史怀才道：“果真没有人驾取得住它么？”史怀才道：“实在是没有人驾取得住它，并不是骗你。”赵匡胤笑道：“你就把它让我乘骑一会何如？看我来替你驯服它！”史怀才故意道：“我劝你还是不要冒险尝试的好，跌坏了人不是好玩的！”赵匡胤道：“而今你别说这些话，只问你到底肯不肯把它让我乘骑。”史怀才道：“你要乘骑一会，有何不可？我是怕你驾取它不住呢！”赵匡胤道：“区区一马，尚且不能驾取，将来怎能驾取天下人呢！你看我的本领吧。”史怀才又故意道：“如此，且待我去携得鞍鞮来。”赵匡胤道：“不必！不必！骑马何必定要鞍鞮！我就同你换一换马。”说着，就翻身跳下马来，将自己的马交与史怀才，从史怀才手里接过那马的缰绳，奋身一跃，又上了那马。

那马果然劣性，赵匡胤刚才一上去，它也不待鞭策，便四蹄怒张，似风驰电掣一般向前疾奔。这时韩令坤等深恐赵匡胤坠

马，便连忙一同策马赶去。那史怀才却一心要看赵匡胤跌筋斗，也就上了赵匡胤的马，加鞭直前追逐。赵匡胤骑的那马跑得异常快捷，不一会便跑有十来里地。前面恰恰有一城，城围不甚高大，行人却十分拥挤。赵匡胤心想：飞马入城，行人闪避不及，必定要闹出乱子来。忙欲收缰回马，不料那马正跑得起劲，不听约束，仍然向前直闯。赵匡胤不觉着急起来，正在马上设法如何处置，那马已驰抵城围。马高城低，赵匡胤这一撞将上去，纵然不死，也要头破血流。赵匡胤不觉“呵呀”一声，把身躯向后一仰，一个倒翻筋斗，便从马后坠将下来。说也奇怪，赵匡胤刚一坠下，好像有人在暗中搀扶着似的，竟是好好地直立地上，一些儿没有损伤。那马也停蹄不跑了，好像等待他一般。赵匡胤定一定神，便将那马带转，耸身上马，从原路回来。那马也不似适才的倔强，竟从容缓步，徐徐行走，好像先前使赵匡胤翻了个筋斗受了惊吓，而今特意安慰他似的。

韩令坤等起先远远地望见赵匡胤骤马及城，翻身坠马，以为一定受了重伤，禁不住心中着急，大呼“坏了”。史怀才则恰如心愿，私自欢喜。旋见赵匡胤身将及地，忽平地迸起红光万道，将他的身躯托住，安然直立，那马亦停于前边，大家这才一齐惊喜，庆幸他福分不浅；史怀才反倒吃了一惊，才知道赵匡胤不是等闲之人，把嫉妒他的心思顿时打消，翻悔不该害他。于是一齐迎着赵匡胤道：“大哥受惊了！不知究竟跌伤了哪里没有？”赵匡胤道：“我是一毫没有损伤。可是这马真是悍劣异常，不是我腾挪得快，这颗好头颅就平白地撞碎了。”又对史怀才道：“而今这马也驯伏了，总算符了适才之言，可以证明我不是说大话了。”史怀才道：“好说，大哥驭马本领，端的非他人可及！”一路说着，不觉已回到原先换马的地方。赵匡胤与史怀才便各自下马，彼此便换回了马匹。大家作别回家。自此，同辈中益加敬爱赵匡胤，史怀才也再不敢存心撮弄他了。

又过一日，赵匡胤与韩令坤两个在一土室中樗蒲作戏。韩令

坤连呼成白，赵匡胤五掷皆卢。二人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，忽然外面一阵鸟雀声喧，噪得似千军万马在那里鼓噪一般。二人不胜惊讶，便立时停了博局。韩令坤道：“难道鸟类中出了怪物不成？好在我们都携带着弓矢，就与大哥出外一观；如果真的有甚物作怪，我们就将它射杀，也就算是替鸟类灭除祸患。”赵匡胤道：“你言正合我意，我们就出去吧！”当下彼此挟了弓矢，一同出室。走到外面一望，并不见有什么怪异：只有一群麻雀，约千百以上，在空际互相搏斗，噪个不休。赵匡胤道：“这真是雀角之争了。这些雀儿原本同类，何必这等争斗，同类自残呢？我们就设法儿替它解除争端，何如？”韩令坤道：“大哥说得有理，只是这些雀儿在空中，我们在地上，怎能替它解围呢？”赵匡胤道：“这不难，大凡两造相争，它两方定有为首的枭雄。这等危害同群、自残其类的狠戾的枭雄，就是鸟类中的暴雀。现在为除暴安良起见，就不能不射杀它以示惩戒了。你我且分向并举，你射左方，我射右方，看哪个能射得着哩！”韩令坤道：“就依大哥之言，我们射吧！”于是一同弯弓搭矢，分左右射去。只见飏飏的几箭，都是箭无虚发，一并射杀了几个雀儿。其余群雀便立时解了争端，飞逃得无影无踪了。两人方橐弓戢矢，想回到原处继续前局。猛听得一声怪响，适才做博场的那间土室竟无缘无故地塌倒了。韩令坤额手道：“真天幸！要是我们不因雀噪走了出来，岂不压死在里面了么？”赵匡胤道：“总算是我们命不该绝，所以便突来雀噪，引得我们离开险地，避免大难。不过那群鸟雀为着要救出我们，反丧了几条命，我们此时真有些对不住它了。现在只好把它收拾来掩埋了，算是抚恤它吧。”韩令坤听说，果然把那几只射死的死雀一起收拾掩埋了。看看时候已经向晚，两人便分手自归。

后来杜夫人听道这两回事，深以为忧，恐怕匡胤往后或至闯出不能避免的祸患，即便与赵弘殷商议，要他在公退之暇也帮着管束儿子。赵弘殷是一向为国勤劳，在家里的时间很少，所以对

于匡胤在家里读书的成绩从来就未曾查问过。今因杜夫人提及，便将匡胤唤到跟前，教他要及时攻读诗书，以为后日的应用。匡胤率尔对道：“父亲严命，儿自不敢违；只是治世用文，乱世用武，亦是当然之理。现在中原纷扰，兵戈四起，正是需用武事的时候。儿甚愿娴习武事，以便他日乘时用以安邦定国，建立不世之业。至若文事，儿只求明其大旨就够了。”杜夫人道：“但愿儿用功青灯黄卷，换取紫_纁金章，继承祖业，不辱门楣，就是幸事，还想立什么不世之业哩！”匡胤奋然道：“母亲教训的乃是太平时候做人的道理，不宜于乱世。儿想，天生我于乱世，当然不是生我作太平书生，定必别有使命，所以儿虽不才，很想效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为：用一骑马、一杆枪荡平天下，也像他这样做一番大事业！”赵弘殷不待匡胤说完，一声断喝道：“还不住口！自后再不许似这等胡说乱道，也不许专门习武谈兵；总要用心攻研诗书，才是立身大本！”匡胤见父亲发怒，诺诺连声，答应道是。

只见外面一人龙行虎步地走了进来，口里一面说道：“大丈夫生于乱世，正是要负起拨乱反正的大责任，轰轰烈烈地做它一场，才算不虚此一生！大哥既有志愿要这样做，我就来帮着你做！”这正是：

父母纵然无奢望，弟兄却是有雄心！

要知说话的是什么人，怎能不要通报就走了进来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偶求良友跳出乐窝 巧遇异僧指明迷路

赵弘殷与杜夫人忙举目一看，只见进来一位佳公子，径趋匡胤身旁，长得唇红齿白，玉立亭亭，正是第二个儿子匡义。赵弘殷见了，益发怒道：“小孩子能懂得什么！也这样跟着妄言大语的！”吓得匡义把头一低，不敢复声。杜夫人道：“你兄弟两个回书房里用心读书去吧！”匡胤巴不得这一声，忙答应着与匡义退了下来，同向书房里去。

赵弘殷叹道：“有了儿子，也是一桩担心的事！这两个小子，匡义还算沉潜一点，匡胤却就专门好动，终有一日要闹出大祸来，连累你我的！”杜夫人道：“我看他兄弟两个都是怀着大志的，大郎更是超群出众，所以他便不肯埋首窗下做书生的功课。你我管束得到，固然好；就是一时管束不到，他任意作为闹出乱子，也是命运使然啊！不过男大当婚，大郎已到授室之年，应该赶紧给他配亲才是。或者他有了妻室，能够安然一些，你我就可以少忧心了。”赵弘殷道：“正是，前日同寅王指挥曾来给匡胤说过一门亲事，是贺家的女儿，我当时没有答应。而今既这么说，待与王指挥再见时，与他说知，就择个吉日给他聘定了吧！”说着，家人来禀：“王老爷着人来说，请老爷过去有事商议。”赵弘殷说声知道了，家人退出。然后赵弘殷又与杜夫人说了几句话，便起身出来过王府而去。

真是公子有缘，婚姻发动。原来这王指挥请过赵弘殷去，非为别事，乃是重提前议，一力替贺府作冰人。赵弘殷不再推辞，当下满口应允，选日下定，因为杜夫人急切要给匡胤娶亲，所以

一经文定，不久就把贺家女儿娶了过来，了却那向平之愿。匡胤与贺氏正是郎才女貌，两口子恰是一对佳儿美妇。赵弘殷夫妻自是喜悦。在赵匡胤结婚的这一日，热闹非常，门里门外结彩悬灯，嘉宾满坐，贺客盈门，说不尽一团欢喜气象。尤其是那洞房里摆设得齐齐整整，烛辉宝炬，香薰沉檀，翡翠衾温，鸳鸯帐暖，但觉满室香气氤氲，灯光璀璨。韩令坤、慕容延钊、石守信、张光翰、赵彦徽一班与赵匡胤交好朋友，都是一色华冠鲜服，到来吃喜酒，贺新房。这一夜新房中，真个是欢声满耳，喜气扬眉，直使得这位做新郎的赵匡胤眼花缭乱，满心儿只有欢喜。那慕容延钊原与赵匡胤最契好，又最是年轻善辞令，他头一个闹着匡胤道：“大哥今日作了新郎，益发见得风流俊俏了。你们来看，他两道眉儿都带着俏哩！”韩令坤接着道：“这个是有个新名儿的，叫做艳福上眉梢。”众人听说，一齐走上来望着赵匡胤脸上看个不住。赵匡胤被大家这么一来，不知怎的竟把往日那种豪放之气逼住了，顿觉两颊绯红，走也不是，立又不安。慕容延钊又道：“从今以后，我们或是坐在屋子里，或是黑暗的地方，大哥若是到来，我们不要看见人，就晓得是他来了。”众人听了不解，同声问道：“这是怎么说呢？”慕容延钊笑道：“你们不晓得么？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啊！因为大哥从今日起，天天偎倚着新人儿，两下里卿怜我爱，就要把那种脂粉香气留存在衣上脸上，他一出来，老远就香气喷喷的；我们只要一闻着香风，自然就晓得是他来了哩！”众人听他如此一解释，不由得都望着赵匡胤大笑起来。石守信道：“只怕此后要想见大哥，就不似先前那么容易哪！他这一入了温柔乡，享着艳福，哪里还肯出来空费那甜蜜的光阴呢？”众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闹得个赵匡胤莫可如何，只好装聋作哑，陪着笑脸儿任他们嘲弄。直闹到漏尽更残，才一同辞去。赵匡胤见众人去了，便与新人双双就寝，成就了夫妻大礼。果然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赵匡胤娶亲之后，新婚燕尔，夫妻十分欢爱，就把远大雄心暂时搁置了。

一日，天气晴和，嘤嘤莺鸣，赵匡胤听了，忽触动求友之心，便忆及韩令坤、慕容延钊多时没有会见了，忙去寻访他们时，尽都出门去了，只得闷闷而归。于是赵匡胤心下便又活动起来，也想到远方去走走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已是汉乾祐年间，赵弘殷奉命出征凤翔，战胜了王景，积功擢升为都指挥使。赵匡胤自思：此时还不出去建功立业，难道要老死女子手中吗？况且父亲正在统兵作帅，我何不去从军帮他征战，藉此建立勋业？想到这一层，立时雄心复壮，便走到里面禀告母亲杜夫人，要即日西去追随父亲获取战功。杜夫人只是不允，匡胤没法，默然退出。但是他主意已定，见到必行，待至夜阑，他便换上戎服，携带筒囊弓袋，背母瞒妻，连夜离家而去。比及杜夫人听见贺氏禀知夜来匡胤留书于案，私自出门去了，要想挽留，已经无及，只好听他前去。

赵匡胤是初次远游，哪里识得路径，所以他本意要向西从父，却反绕道南行。后来知道错了方向，已经走了三日，便索性将错就错，往前行去。怎奈所携资斧偏又不多，行至襄阳，就全数用罄了。这日走到傍晚，正想似此关山失路，日暮途穷，却向何处安身。猛抬头见前面有一座壮大寺院，正好投宿，便直向寺院奔来。进了山门，走上大殿，只见有十来个和尚站立在那里，好像守候什么人似的。匡胤便上前向众僧施礼，告求借宿一宵。谁知这些僧徒都是长得两只势利眼，生成一个爱钱心，起先见匡胤走上殿去，以为是来参神礼佛的，所以不曾阻拦；而今听说是要借宿，把他上下一打量，晓得不是个花钱的施主，是个落魄的征夫，当下便一齐白眼相向，哗声逐客。赵匡胤生来豪杰性情，又是生长富贵之家，哪里受过这种恶气。顿时忍耐不住，厉声喝道：“此等所在原属方便之地，尔等倒不容我借一宿！须知惹你爷一怒，尔等就莫想活着一个！”一僧随口还话道：“你又不是当今皇帝，说要怎得，便依你怎得！我今日偏不容你借宿，看你敢奈何我们么？”那僧口里说着，手也划着，做出个大模大样来。

不提防赵匡胤早一脚飞起，把那僧踢倒数丈以外。众僧见赵匡胤动武，恃着人多，想围困他，便一拥而前，向他拳足交加。不料还没有近得身时，便一个一个被他踢倒尘埃。登时这大殿之上横七竖八地躺下一地的和尚，像狗一般地乱爬，口里打着念“阿弥陀佛”的腔调，一片声哼着“哎哟哎哟”。还有几个旁观的小沙弥，吓得魄散魂失，飞也似地奔进里面去了。

一会，众僧爬得起来，正想再打时，只见一个童颜鹤发的老僧拄着锡杖，后面跟着两个小沙弥，款款自内走出。众僧见了便垂手站立，不敢复动。赵匡胤是个眼明心灵的，望见就知是个有道高僧，忙趋前几步，拱手道：“恕弟子放肆了！”老僧还礼不迭道：“老衲命小徒迎个贵人，不知彼等有眼不识泰山，反倒冒犯尊驾，还求贵人恕罪！”赵匡胤见老僧执礼既恭且敬，又称他为贵人，倒弄得莫名其妙，因说道：“弟子一介平庸，怎敢当贵人称呼！只因路过宝刹适逢日暮，故而冒昧趋造借宿一宵。不料令徒不肯相容，又且恶语相侵，弟子未能养气，以致争斗起来，搅扰师傅，实是有罪！”老僧道：“贵人不必太谦，此乃小徒之过，就请方丈坐地。”又顾谓小沙弥道：“替贵人接过弓箭，去打扫一间洁净客房，准备贵人休息。”

于是便把匡胤让到方丈里面，分宾主坐了，小沙弥献上茶来。赵匡胤便请问老僧原先姓名。老僧道：“老衲自幼儿就出了家，至今已有百年，姓氏早就忘记了。不过老衲向以‘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’这两句话是透彻明了，就取用其意义，自署做空，人家也就此唤我做空空和尚。”赵匡胤道：“师傅年高道高，定知过去未来，弟子愚昧，不知将来结局如何，敢请指示迷惑。”空空道：“点检作天子，是有定数，贵人后福正自不浅哩！”赵匡胤不解怎样唤做点检作天子，便又追问究竟。空空道：“此乃天机，未可尽情泄漏，待至日后，贵人自知端的。”赵匡胤见空空不肯直说，遂起身下拜道：“弟子今日有缘，幸遇师傅，纵然天机不可尽泄，但弟子目前正在途穷落魄，进退维谷，总求略示进

止，俾知归趋！”空空连忙离座走避，合掌为礼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贵人不必心焦，前路正有奇遇！贵人明日但向北行便了。”赵匡胤道：“不敢隐瞒师傅，弟子至此，已是囊空囊罄，莫名一文了，怎能前进呢？”空空道：“这个无用疑虑！区区资用，老衲自当替贵人措办。”赵匡胤道：“造扰上方，已属不安，怎好复劳厚赐呢？”空空道：“结些香火缘，原是老衲分内事，请贵人不要放在心上。”说着小沙弥捧上素斋，空空让匡胤吃了。又捧过茶，然后命小沙弥导匡胤去安息。赵匡胤便起身辞出方丈，随小沙弥来至客房，只见窗明几净，被褥整齐，不觉欣慰异常。这小沙弥却也彬彬有礼，直侍候着匡胤脱衣睡下，才将门带拢自去。赵匡胤一来是行路受了辛苦，二来听说前路便有奇遇，心下十分安宁，一倒头便熟睡了。

比至翌晨，一觉醒来，日已当窗，恐怕误了行程，忙披衣起床。当下小沙弥便捧进面汤来，侍候匡胤盥洗。盥洗毕，空空差小沙弥来将他请入方丈，劝进早餐。餐毕，赵匡胤便要告辞。空空道：“且慢，老衲尚备得有薄酒三杯，权当饯行，待至午后起程不迟。”赵匡胤却之不恭，便复坐下，与空空谈论时局起来。赵匡胤道：“中原纷乱久矣，生民困苦已极，未知何日可致太平，艾安黎庶。”空空道：“只要中原一统，时局便可太平，这时期却也不远了。”赵匡胤道：“目今群雄，似都非统一之主，将来不知究是怎样一个人出来，才能平此危乱，统一中原。”空空道：“这个人也只远在千里，近在眼前。但总要依于仁义，克明俊德，不专恃杀戮，方能统一天下。”赵匡胤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从来创业垂统之主就是重在仁德、不专靠武功的，不然，汉高祖何以能最后成功，楚项羽终归失败呢？”空空道：“正是。”

两人说着，渐已亭午，小沙弥便摆设桌椅，搬进素肴，并热上酒来。陈列已定，空空便让匡胤上坐。赵匡胤谦逊不遑，道：“师傅错爱，已是抱惭，怎敢更僭居上位呢？”空空道：“贵客只敢请坐。老衲此时因真龙潜德韬光之故，叨居主位，倒是僭越了

哩！”赵匡胤听了，觉得空空之言是隐指着他，晓得空空必定有为而发，不复推逊，便告了坐；空空就在主位相陪。赵匡胤待看空空执壶给他将酒斟上了，便取过壶来，回敬空空。空空谢道：“老衲自入空门以来，便已戒酒除荤，现在只得用茶当酒相陪，幸请见谅！”赵匡胤原是爽快不过的人，听空空如此说了，便道：“这等，弟子便偏领了！也不敢当师傅多多劝进，待弟子自斟自饮吧。”即把壶留在自己面前，空空也只得依他。一会，止酌进饭，空空只吃个小半碗便不吃了，请匡胤且慢慢地吃。赵匡胤见他酒既不饮，饭亦复如此少吃，便请问是何缘故。空空道：“此乃服气之法。老衲近年已是辟谷了，适因奉陪贵人，才破戒吃了这些哩！”赵匡胤道：“不知这服气的法子易学么？”空空道：“这是禅门真诀，只有出家人用得着，如贵人行且玉食万方，何用学此法呢？”赵匡胤听空空说他行且玉食万方，心下私忖道：此行真能偿我夙愿吗？便不多言。

饭毕，小沙弥撤除残席，献茶相待。空空便取出白银十两，赠与匡胤道：“贵人前行，还有三数日程途，便得好枝栖；些些赍仪，且带在身边，以作盘缠，大约足以敷用了。”赵匡胤见空空意甚诚恳，便即收下道：“弟子敬领盛贶，容日后图报！”空空道：“不当挂齿的。这也是由施主给与敝寺，老衲此时转赠贵人，不过借花献佛罢了。”当下小沙弥亦送上箭囊弓袋交给匡胤。赵匡胤就立起身来，背上弓箭，正待作辞，空空又道：“老衲还有四句偈语奉赠贵人，作为临别赠言。”赵匡胤道：“弟子敬听清海。”空空遂合掌说偈。偈曰：

遇郭乃安，历周始显。

两日重光，囊木应讖！

空空说偈罢，又道：“十六个字，愿贵人记取了！”赵匡胤听了这偈语，一句也莫能索解，但又不好问他，只得紧记在心，以为后

验，口里却答道：“承教！承教！”于是便向空空告别，并问后会之期在何时。空空一面送着匡胤走出，一面说道：“待到天下太平，当可重相会了。”送出寺门，匡胤请他留步，空空就不再送，道了声贵人前途珍重，便转身进去了。

赵匡胤依着空空的言语，就往北前进。一路上看些天然景色，山水有情，虫鸟相闻，倒也不觉得寂寞。这日渡过汉水，顺流而上，只见前面层山迭嶂，好一座高山，险峻非常。山后隐隐现出营幕，像是据险扎有重兵在那里。高悬一面大旗荡动空际，烨烨生出光华，旗上绣着斗大一个字儿，因被风吹得飘漾不已，急切看不清楚。再前行半刻，把旗上的字看真切了，赵匡胤忽然一声惊呼道：“原来就应在这里么？”便望着这面大旗，抢步前趋，好像得了什么奇遇似的。这正是：

一朝天子惊心候，两代人君会面时。

要知赵匡胤因何惊呼，是否真有奇遇，下回分解。